

優異獎

免費畫班

郭世聰

蕭名輝最討厭閱報，尤其是新聞版。他認為自己只不過是一名中四理科生，又非社運或學運分子，社會發生了甚麼事情，干「吾」何事？

可是每逢週五，他勉為其難也要翻閱報章的新聞版，剪取最短淺的一篇胡扯，算是時事評論功課，好讓週一繳交，免被班主任責難。

這天又到了週五，六月七日，蕭名輝好不願意才執起一份報紙坐在窗台掃瞄。六月天的黃昏，很暖和，陽光仍落力地灑在報紙上，使蕭名輝雙目眯成一線。他的目光驀然在港聞頭版窒了下來，忘掉刺目的陽光，瞪目盯著套了紅的大標題，大標題下的一篇新聞佔據一整版，他鮮有地往密密麻麻的內文尋究，一下子，手心在冒汗，把寒冷的新聞報導捏得繃緊，與和暖的陽光唱反調……

美術是蕭名輝在眾多科目中的至愛，他的夢想是當畫家，故他報考會考，預備了要考美術科，可惜校方只批准文科生選修美術。蕭名輝沒有為此放棄報考美術科，因他自持有點底子，出外找名師授藝應可取長補短。但問題是他的家境只屬低下層，何來餘錢？

一週前的星期五，蕭名輝放學回家途中，看見了一幢商住大廈的二樓，於窗外張貼了一幅手寫廣告，廣告上那四隻鮮豔的大紅字對他很有吸引力——「免費畫班」。

以往，他未曾發現這幅廣告，應是剛貼上的。

他立在行人路上暗忖：「免費？是否騙人的技倆？」。一會兒後，他提起腳步且走且想：「應不是一個騙局吧！現在經濟那麼糟，可能為求『出位』罷了！」想深一層：「免費就不可能，或者學費相宜呢！」

蕭名輝不斷替自己找藉口，渴求學畫的心態已溢於言表。一雙腿不禁步上畫室，又叩門，又按鈴。門前沒有招牌，只有「二樓 C 室」的一個門牌。

良久，才有人應門，是一名半禿的中年人。「找誰？」他語氣冷淡地問，宛如撲克臉。

蕭名輝面帶疑懼，道明來意：「是否有畫班開辦？」

「嗯。」中年人好像愛理不理。

蕭名輝反而安心起來，忖度：「肯定他不是騙子。」因蕭名輝總認為騙子會裝作熱情，誘傻子墮圈套。

室內的佈置和一般家居相差無幾。

「課程的詳情是怎樣的？真是免收費？」蕭名輝急遽要知道答案。

「只需帶畫紙來，顏料費及學費皆免，旨在遇上『有心人』。」中年人在嘖咕。

「『有心人』？是！我是！」蕭名輝頻頻點頭。

「那麼……甚麼時候上課？」蕭名輝追問。

「一週七天，任何時間也可。」中年人答得慢條斯理。

「我明天下午來上課！」蕭名輝很雀躍。

翌日，蕭名輝只攜數張白畫紙赴會。那段時間只有他和中年人共處一室，猶如個別教授。中年人亦如過往，冷冰冰，不時在嘟囔。但也會指點出蕭名輝在繪畫上的優劣之處。

「這是藝術家脾性。」蕭名輝暗地幫他辯護。

開始授課前，蕭名輝手執畫紙於大廳中央

呆坐，他審視全屋也不見有畫作，反看見有一些人體的石膏像分佈四周，有擱在組合櫃上的，也有置於書架上的。「好像和學校美術室所見的有別，手工沒那麼精緻。」蕭名輝邊搔頭邊步前，想摸清楚。

「喂！不要亂動！」中年人聲如洪鐘地喝令蕭名輝，把蕭名輝嚇至半死。

蕭名輝見中年人端了一些顏料出來，用多個透明的真空瓶盛載，已調好。

中年人教蕭名輝繪畫水彩人像畫的技巧。並說要先繪石膏像把根基紮緊。接著，中年人躡手躡腳把石膏頭像放置桌面，要蕭名輝對著畫，再三叮囑他不可觸碰。

中年人無時無刻都吩咐蕭名輝要多用紅色，蕭名輝照辦。

之後數天，蕭名輝也有上這「著數班」，畫藝算不上突飛猛進，但也似有進步。

星期三，中年人答允把蕭名輝的畫作裝裱好，送贈他作鼓勵。

星期四，中年人沒有食言，課後，蕭名輝抽著已裝裱好的畫作，喜孜孜地回家去。

翌日，六月七日，蕭名輝一口氣由學校跑回家，希望趕快把功課做妥，再上畫室學畫。放下書包後，決定先做剪報作時事評論，執起一份報紙坐在窗台掃瞄，套了紅的大標題映入瞳孔……

蕭名輝瞠目往密密麻麻的內文尋究：「『警方於凌晨在油麻地一幢商住大廈內破門拘捕了一名半禿的中年漢，並在屋內取去多個盛載了液體的瓶子，及數件石膏像。』」；

『警方於昨晚十一時許，接獲一名女子報案，指她的姊妹已失蹤個多星期。』；

『那名女子報稱她的姊妹約四十出頭，為一名繪畫教師，於油麻地一幢商住大廈的十三樓開班授藝。』；

『那名女子續稱兩星期前曾有一名中年漢上門習畫，但和她的姊妹吵嚷起來，起因是中年漢認為她的姊妹教學欠認真。』；

『那名女子憶起中年漢是低層的住客。』；

『警方經調查後，推測那名女子的姊妹已遭不幸。』；

『有一名警員在現場不小心把石膏頭像摔破，露出了一個女性頭顱……』；

『警方在現場發現的液體可能是血液，已送往化驗。』；

『警方估計那名中年漢的精神或許有點失常。』

蕭名輝再次看那套了紅的大標題——「變態狂魔，殺人兼斬件放血！」他的手心一直在冒汗，把寒冷的新聞報導捏得繃緊，與和暖的陽光唱反調，仰望那幅已裝裱好，掛懸在窗旁的畫哆嗦。

畫上的紅顏料已不鮮豔，開始氧化，呈露出鐵鏽色，暗暗瘀瘀。

